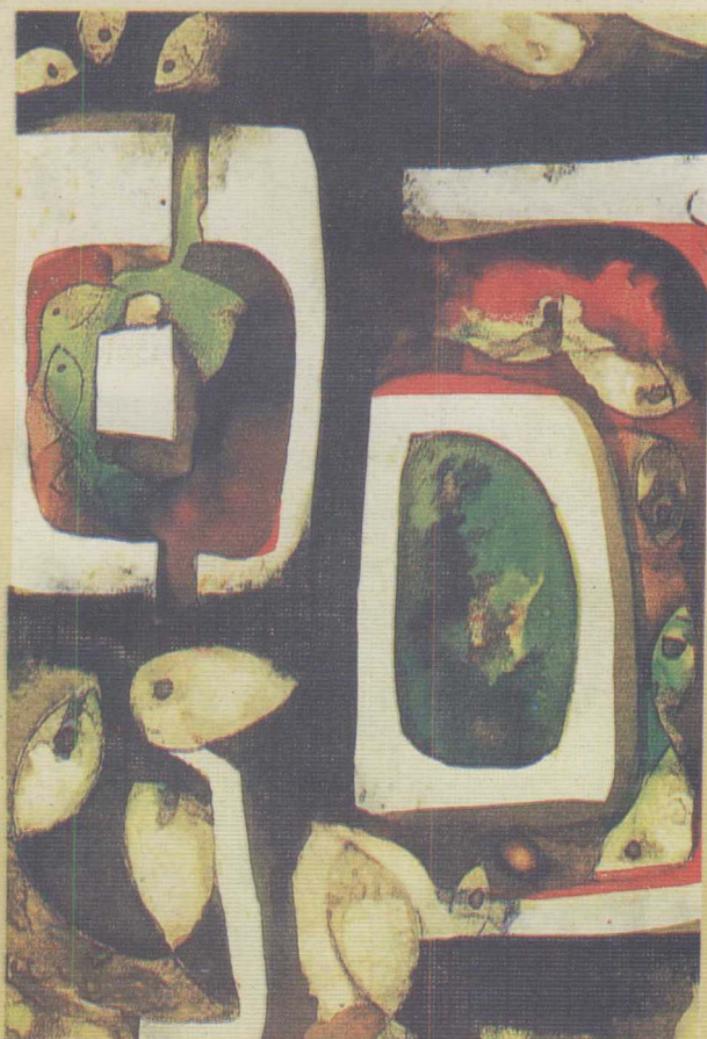


# 赫图阿拉家园



• HETUALAJIAYUAN

解 良 著

辽宁作家散文书系

辽宁作家散文书系  
**赫图阿拉家园**  
解 良著  
春风文艺出版社  
一九九五年·沈阳

# 辽新登字 3 号

辽宁作家散文书系  
Liaoningzuojiashanwenshuxi  
解良著 韩图阿拉家园

---

主编策划：宁珍志  
责任编辑：史晓鸥  
封面设计：杜凤宝

---

出版发行：春风文艺出版社  
邮 编：110001  
地 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 
电 话：3864927

---

印 刷 者：沈阳工业学院劳服公司印刷厂

---

字 数：100000×20  
开 本：787×1092 1/32  
印 张：5  
印 数：1—1000  
版 次：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 
印 次：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 7—5313—1524—6 / I · 1349  
定价：120.00 (20 册) 元 本册定价：6.00 元

# 目 录

	单复例序
5	散文这一支花
	自序
9	读我家园
	第一辑 与历史交谈
11	苏子河童谣
16	神树
21	功德碑
25	永陵看龙
29	赫图阿拉启示录
33	老城滋味
36	关帝庙
40	金銮殿遗址
44	汗王井
49	夏园行宫祭文
54	走御路
58	努尔哈赤画像补遗

	<b>第二辑 民间档案馆</b>
62	<b>女神</b>
66	<b>遍地传说</b>
69	<b>林伯及《一夜皇妃》</b>
74	<b>梳头谣</b>
78	<b>寻访老摇车</b>
82	<b>享受祝福</b>
86	<b>正月十五闹元宵</b>
91	<b>旧物温馨</b>
	<b>第四辑 土著人记事</b>
94	<b>兴京旧事</b>
99	<b>诗魂</b>
105	<b>马车</b>
108	<b>跑山打猎</b>
114	<b>太阳楼</b>
	<b>第三辑 我的风景画册</b>
118	<b>烟囱山诗境</b>
121	<b>木奇古榆</b>
123	<b>老城寻根</b>
127	<b>徒步鸦鹊关</b>
130	<b>钢山踏雪</b>

133	猴石导游
137	天桥山寻仙
141	听一个老人说月光
144	赤松王咏叹
147	富尔江红鱼
150	空枪
153	泛舟苏子河
156	后记



# 散文这一枝花

## 单 复

吾国是散文大国，源远流长，灿若星空，可资借鉴的传统十分丰厚。前人辛苦的跋涉，足为后人识途的轨迹。割断传统，有如割断自己的血脉，生命就会萎缩；没有开拓创新，迎着时代的潮流远航，前境也不会辉煌。

散文是所有文学样式中最自由活泼、无拘无束的形式。它轻便、灵活、主观性强，便于及时反映迅速变化的事物，富有现实感。难怪报刊杂志很欢迎这种及时反映生活、短小精悍的文章；也难怪散文走俏，越来越受读者的青睐。有识之士认为：散文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，一花独秀，中国文坛正闪耀着散文的异彩。

散文的天地极为广阔，如天马行空，任意驰骋。它有时似银光闪闪的匕首，直刺敌人的心脏；有时似带刺的鞭子，鞭笞一切社会的蛀虫；有时像多情善感的抒情诗，抒发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；有时如娓娓动听的故事，叙述人世的悲欢离合；有时如一幅清新的水墨画，描绘山光水色，古迹名胜……它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宇宙之大，草芥之微，均可包容，即所谓：“一粒沙里见世界，半瓣花上说人情。”它可以“小题大作”，也可以“大题小作”。一事一物，抒发开去，感情的细流，汨汨流出；思想的火花，迸溅生辉；想

象的翅膀，振翅飞翔；引古论今，思接域外。它可以写景、叙事，时而抒情，时而议论。善于驾驭者，往往把风景、人物、情怀、议论、哲思交织在一个主题里，如巧蛛编织蛛网一样，熔炼成一篇精致隽永的美文。

散文要求精练，要有一种“竹简精神”，一字一句，如古人刻在竹简上。每一句话，都应发自内心深处，也就是“肺腑之言”。要能“字挟风雷”，“声成金石”。篇幅越短，艺术匠心越要巧，善于把深刻的哲理寓于所写的事物中，笔端饱蘸感情，像露珠滴在花蕊上那样滴入读者的心田。

作家的主观世界，必须与客观世界不断摩擦，才能使灵感生发火花。

散文要有思想的光辉，散文家应是思想家。

刘勰说：“情动而言行，理发而文见。”杜牧说：“凡文以意为主，以气为辅，以词采章句为之兵卫。”理、意，即是思想。

凡是读者赞叹击节、印象深刻的散文，大都蕴含着鲜明的立意，闪耀着思想的光辉。

文学的哲理性，增强了它的思想深度和广度。散文的最高品质是屹立于真情背后的深邃的思想，以及文学所表现的人格力量，和作家所达到的精神高度。古人论文，主张“文道”结合，“义理、词章”结合，或“才、识、学”结合。强调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，重视作者的思想、常识修养和艺术素养的统一，这对我们都是值得思考的。

没有深刻感受的思想是苍白的。

贴标签式的“豪言壮语”，是挂幌子的“思想”，徒劳而声嘶力竭的空喊，还不如一贴江湖郎中的狗皮膏药。

文如其人，作者本人的政治修养、人生观和品德，总要反映在自己的作品里，鲁迅先生说：“从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，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。”这是一点也掺不了假的。

散文是血泪滋润的花朵，好散文都是传达作家真性情的。古人说：“为情而造文”，巴金说：“把心掏出来给读者。”情之所钟，正是创作的动力，无论是有感而发，或有所为而作，都不能出之冷漠寡情的纯理性态度。思想固然极端重要，但没有血肉的思想是苍白无力的。思想感情总是互为里表，互相渗透的。真情实感，真心话，是作者和读者赖以建立牢固而优美的感情的桥梁。

新时期以来，许多中、青年散文家认为，小说、诗歌、电影、音乐、绘画……差不多的艺术品种都已大踏步地走入现代，唯有散文还停留在唐文宋韵的小桥流水边止步不前。我们的散文创作再不能沉浸于花前月下的古风古韵，也不能只满足于仰望五四新文学的大山。时代变了，欧风美韵，改革开放的激流，冲击着各个角落。处在传统和现代化撞击之下的生活本身，已经越来越具有要求人生意义和寻求精神出路的思考。从前那种外在的脱离人生内容的写景、状物、抒情的传统散文，就担负不起引领生活的责任。只有面对生活的方式，只有启迪心智的思考，才能触动人的内心。生活本身已经把“人生”两个字推向前台，多少年不变的散文也无可回避地面临大的转折。能否在自己的创作中融入时代的思考，这是散文家面临的课题，这也是时下思辨散文（人生哲理的散文）大受欢迎的原因。

谁关乎时代，谁贴近生活，谁就是读者的神明。向心

灵奥府逼近，向人性新城挺进，是当代散文有别于前代散文的新特征。

山海关外的辽沈大地上，过去曾出现过驰名海内外的东北作家群。他（她）们有的英年早逝，尚在的仍宝刀不老。中国的文学史上将有他们辉煌的一页。现在的关东沃土上，老辈作家坚守岗位，为数众多的新手次第登场，现在不少已卓然成家。在散文领域里，更是百花争艳，一派大好春光。这套《辽宁作家散文书系》收入的作品，均为风华正茂的中青年作者的散文。散文易写难工，其体貌风格，因人而异：视野有宽窄，观察有疏密，感受有深浅，笔致有文野，共同的基调是对祖国的热爱，对生活的美好憧憬，也不乏人情世态的烛照，山河岁月的咏叹。我想，爱好散文的读者，是会喜爱的。

愿散文这一枝花，在关东黑土地上，开得更加绚丽。

## 读我家园（自序）

作家写书是给别人读的，家园则是作家的必读书。我的家园位于辽宁屋脊钢山脚下，最早的名字叫新宾堡，因努尔哈赤在此征新兵一旅而得名。后来，这里日渐繁荣，商贾云集，呈四方来宾之象，遂改成了现今这个名字：新宾。

新宾即是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县份，又是一部容古纳今的世袭巨著。我家住在新宾县城，她宛如山水田园中的两阙词，由古及今被几代人填于群山环抱中的苏子河两岸。美丽的苏子河犹如这片土地古往今来的索引，苏子河边的童谣，则是我最初的“少儿读物”。

聚聚灵，跑马城，  
马城开，打发个格格送信来。  
.....

唱着世代流传的歌谣，听着老辈人讲不完的故事，我在苏子河两岸的民俗世界里渐渐长大。在辽宁文学青年作家班读书时，有人曾看到过一本属于我的“文化存折”，那上面储存最早的文化便是家乡的风土人情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作为新宾的“土著”人，我在少年时就几曾去访问县城西 18 公里的家陵，及清王朝的发祥地赫图阿拉城，谒拜这片土地的列祖列宗；那时候我还想

做一个旅行家，畅游家篆的大自然。我知道，由钢山向西是一条山川、森林、土地、河流组成的走廊，这条东西狭长一百公里的真诚廊，既是新宾人世代生存的基地，又是一条迷人的风光画廊。500多座大山、1700多条大小河流，构成了一条让我徜徉不尽的风景线……然而，我想当旅行家的愿望直到长大后才得以实现。人长大了，家乡便会像父亲对继承家业的儿子那样，把家底交给你。新宾的家底是祖先们留下的灿烂的历史文化。及上帝给予的得天独厚的大自然。这份家底奠定了我做人、为文的底气。

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而身在“闭塞”的新宾却总感到有几分无奈。闭塞限制了我们向外界弘扬“家底”的范围，不过，历史上的闭塞却造就了民族英雄努尔哈赤。努尔哈赤作为纯种的新宾人，曾为我的家园赢得了巨大声誉。我曾流连于努尔哈赤们留下的古迹、遗址、故居，与历史促膝交谈；还曾沿一条干涸的河床徒步，追寻祖先们的背影检拾历史的遗言，最终得到了一本历史留给现实的启示录。

我知道家园这部书几乎没有被一个人读完的可能，你即便花光一生的岁月，能从家园这部书中读到的也仅仅是属于自己的那几页。我将自己昔日与历史交谈后所得、查阅民间档案馆之笔记、及一本自制的风景画册，结集出版，试图以此去会晤所有热爱自己家园的人们。

解 良

1995年国庆节

## 苏子河童谣

我家大院后面就是苏子河。苏子河从县城中间穿过，那时候河边还没有护河堤，两岸是一长溜老柳树。每天放学后，我和大院里的男孩子成帮结伙地去柳林里打老爷、跑马城；天一热，就去河上游的拦河坝洗澡，像鸭子一样撅屁股，扎猛子；冬天来到了，河面上结了冰，孩子们又撑起了冰车。每逢傍晚，两岸的母亲们总要去河边喊几遍儿子的小名，月光里，母亲们的影子在河边上像走马灯一样……

“二胖儿，回家吃饭啦！”

“宝石子，你再不回家，你爹就要来揍你啦……”

苏子河每天都迷恋着一群贪玩的孩子，我就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。

有一年夏天，我们大院里的几个孩子正在苏子河里洗澡，忽然从北岸飞来了雨点般的石子，有人喊：“北地瓜来啦！”我们飞快跑上岸，抓起自己的衣裤，慌慌张张地逃进了南岸的柳树林。继而，北岸那边冒出一片黑脑瓜，十几个家住北岸的男孩子提着弹弓站成一溜，冲着我们这岸一齐喊：

南土豆，别臭美，

明天让你上河北。

河北有个吊死鬼，

掐你胳膊掐你腿。

我们南岸的孩子没有骂人的童谣，就一齐喊：“×你妈，北地瓜！”

两岸的男孩子不知从何时因何故作下了仇，那边“北地瓜”，这边“南土豆”，瓜和豆隔河展开甩石战、弹弓战及歌谣战，战火常年不断，弄得南岸的孩子不敢去河北，北岸的孩子来河南也得跟在大人屁股后面，还贼目鼠眼的。如有一岸的孩子搬家迁居另一岸，就会同时获得“叛徒”和“内奸”两项罪名。

那时候，家长对孩子好像没有现在这么关心，孩子间的南北大战有如今日的波黑内战，战火遍及整个县城，竟未有大人联合起来开个什么会加以制止。事情最终还是由孩子们自己解决了。也怪了，后来，县里在河北成立一所“统一”的中学，南土豆和北地瓜在成为同校同班同学后，隔河大战竟不消自灭。那些昔日因战功卓著而带着响当当绰号的两岸战将，相互成了朋友。没有和谈，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，苏子河便获得了“诺贝尔和平奖”，复又给两岸的孩子们带来了和平与欢乐。

我那时是个内心怯弱的孩子，因恐惧苏子河北岸飞来的石子，就再不去河边玩了。有一段时间我经常留在大院里，听几个老太太在瓜架下说古。在一个充满友善与祥和的环境里，我迷上了瓜架下的故事，和故事里的苏子河……

新宾县城四周都是大山，县城西的龙头山是唯一的出入口。张奶奶说，县城这地界原本是一座湖，后来被天上

的王母娘娘用头簪子将龙头山点破一道口子，湖水泻了，才变成了苏子河。听这故事时，我是不敢插话的，生怕自己多嘴多舌会被老太太们轰走，有什么问题也只好憋在肚子里，不敢刨根问底。王母娘娘干嘛要点破龙头山呢，她若不点，我们这儿就是一片汪洋大湖，那该多么风光啊！两岸的孩子们因湖面太宽够不着打架不说，整个县城也会建在四周的山上，围着一座美丽的湖。下湖划船啊，游泳呀，捕鱼捉虾呀，那就带劲呢！这么一想，心里便为那座流产的湖而惋惜，就恨起了王母娘娘：真是一个狠外婆！

有时，几个老太太家里有活计，瓜架下就空了。我没处去，就一个人爬到山上，鸟瞰山下那被太阳照得银亮亮的苏子河。想到从老太太们那儿听来的王母娘的神奇，就觉得苏子河像王母娘娘从天上抖落在地上的一条银链，串起了县城，串起了土地，串起了住在两岸的人们。忽然又想，如果王母娘娘忽然又来了兴致，用手一提这银链，那不就把县城土地和人都给提到天上去了吗？有了这种奇怪的感觉之后，我忽然觉得自己能写诗了，就写了几首，无聊的时候自己拿给自己看，就觉得日子比先前有了一点滋味。

苏子河的夜晚是美妙的，尤其是夏夜。女人在河边洗衣服，棒槌擂得卟卟响；青年男女在柳树林里谈情说爱，像小鸟依人，缠缠绵绵；孩子们在河边捉迷藏，捉特务，喊闹喧天……我那时是迷了瓜架下的故事，夜一来，就凑到瓜架下去听老太太们讲述苏子河。

这回是王奶奶跟张奶奶说，说苏子河原名叫苏克素护毕拉，满语。苏克素护是鱼鹰，毕拉是河。原来苏子河叫

鱼鹰河啊！我暗中惊喜，却又不敢插嘴问后来干嘛又改成苏子河，谁改的等等。继续往下听，王奶奶又说，苏子河两岸原本是没人住的，有一天，天上的七个仙女下凡，到苏子河上游洗澡，有个仙女见河上游飘下来一颗红野果，就捡过来吃了，吃后就怀孕了……听到这儿，我脸上就羞热了，不敢再有响动，生怕老太太们骂我：你这个臭小子，听什么听？王奶奶说，后来那个仙女就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因为没法带到天上去，就做了一叶小舟，让男孩坐着小舟顺着苏子河飘了下来，飘到了新宾。王奶奶似乎比张奶奶有点学问，她说这男孩子就是努尔哈赤的先祖，名叫布库里雍顺。从此，他便在苏子河两岸繁衍起了后代……

鬼知道我这时为什么会突然插了一句：“就他一个男人来这儿，怎么会有后代呢？还应该有个女的啊！”

坏了，我这一嗓子恼怒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王奶奶，她骂我：“臭小子，你才几岁，怎么就明白了女人？”

我的脸腾的就红了，红得像猴腚，赶紧夹着尾巴逃跑了。

就是在这天夜里，我在梦中听到苏子河那岸有一女子在唱一支情谣，听得真真的：

你是鱼鹰，我是河，  
天上落下颗红野果，  
你衔来，  
送给我……

梦醒后，我挺激动的。恨不得马上就去问老太太们：古时候是不是有什么女子在苏子河边唱过我梦中的这段情谣？